

凌 / 力

l i n g l i

文 / 集

w e n j i



倾城 倾国

凌力

著
下

经济日报
陕西旅游出版社

第五章

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竟闻名遐迩！自打九月底离登州由陆路北上驰援大凌河以来，所经之地竟人人知道“辽呆子孔有德”！真是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，就没有一个人称颂他的海战功勋！常有小孩和闲人对他们指指戳戳，就像看耍猴，就像他们都是大山里跑出来的野人！沿途县府官厅拿他们当下等，供给的粮食草豆又霉又湿，按例接送过路勤王军队的犒赏，一顿也没吃上。连街面集市上这些山东买卖人也看准了他们拚命敲竹杠，菜蔬盐酱无不价高质次！他多年率领这一千辽丁，情同手足，都是一听说打仗拚命就蹦高的家伙，这不平的待遇把出关打仗引上来的快活劲

儿全压没有了，大家全都吊着脸儿，倒像是千里奔丧！

昨天遇上了入秋后的第一场大雨雪，淋得大伙儿狼狈透顶，好不容易赶到吴桥县城，真是见鬼！城门紧闭，城关所有店铺统统关张！找来一个闲汉，不知他是缺心眼还是胆子忒大，要不就是没拿他们辽丁放眼里，竟直言不讳，笑咪咪地说：县太爷毕自寅，好父母官儿，听说辽呆子孔有德提兵将到，深怕骚扰地方，故而下令闭城罢市以避之！

这不是拿他们当盗贼防吗？又冷又饿、浇得落汤鸡也似的辽丁们指着城上破口大骂。墙高城坚，静悄悄地毫无反响，连个人影儿都没有。孔有德只得下令退回到这河滩坡地扎营，胡乱挨过寒冷的一宿。清早向帐外一望，白茫茫一片，雨雪天成了大雪天，扯絮般的雪片漫空乱飞。

孔有德在他的帐中低着头急步来回走，像囚在笼里的猛虎。他不住地咬牙叹气搓手，实在进退两难。帅爷每每责他姑息部下以致辽东兵声名不佳时，他总是哈哈一笑了事。眼下吃了苦头，后悔莫及。他心里头发誓：从今以后定要军纪严肃、赏罚分明、秋毫无犯！

寒风卷着雪花随着门帘的开合一阵阵蹿进大帐，属官领队们络绎不绝地来见主将，七嘴八舌纷纷诉苦：

“没吃没喝，弟兄们都走不动啦！”

“牲口缺草少料，全都耷拉着脑袋，哪有脚力赶路？赶散了放生吧，还积积德哩。”

“大哥，昨天晚上，我那儿营帐叫雪压塌了，两个弟兄伤了腿，还有几个冻坏了……怎么办哪？”

孔有德只觉脑袋胀得斗大，怒气上撞，陡然发火：“瞎吵吵什么！都给老子闭上臭嘴！问我怎么办，我问谁去？饿了吃干

粮！渴了河里喝去！冷了抱团儿暖和着！大活人还叫尿憋死？……”

他发作一通，骂得大家不敢回嘴。看看众人低头受气的样子，他又不落忍，不由得降低了嗓门：“行了行了，大伙儿忍着点儿，雪停了就开拔。咱们是朝廷发诏令调的援兵，帅爷说的，咱们叫王师……”

“王师？”领队陈继功忍不住冷笑：“山东地面上，谁认咱们是王师？”

“哼！尽拿咱们当叫花子打发当贼防哩！”曹得功因海战前与张总兵侍卫大斗一场，很得孔有德赏识，新给升了哨官，说话更少顾忌：“自打来到山东，咱就没过一天舒心日子！如今风里雪里，千里万里为朝廷出力打仗，那是流血拚命的事儿呀！他奶奶的，连口饭都不给吃！家里面养条狗也得喂饱哇！……弟兄们早就忍不下这口气啦，眼看着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孔有德怒喝，虎眼瞪住老部下：“你敢扰乱军心，我揪下你的脑袋！……都怪我平日太宽，惯得你们没深没浅地胡吡！要是早早严明军纪，照当年岳爷爷的样子冻死不宿民房，饿死不抢民粮，也不会有今日！”

曹得功等人连忙缩了头，垂下眼皮不吭了。

“咱们离登州工夫，帅爷怎生嘱咐来着？登州钱粮库翻了底儿，都付给咱这千把弟兄了。帅爷身上担着多大干系，顶着多大骂名儿？不为别的，也得为帅爷争口气，不能叫登州那帮王八羔子看笑话！……”

帐外闹闹哄哄，一群百姓拥在营门口要见领兵官。孔有德只好停下训话，率众出见。

一个方脸汉子打量着孔有德：“你大人就是领兵官吧？”

“不错，咱就是孔有德！”

“轰”的一声，人群里腾起呼喊不像呼喊、笑声不像笑声的骚动，无数好奇中带有轻蔑的目光落在孔有德身上。

“管管你的兵吧！”方脸汉子把一名辽丁推倒在孔有德面前：“他去偷鸡，叫老先生逮着，他踢倒人家就跑，老先生跌伤了腿，磕掉了牙，他可是我们村的秀才，尊长！老先生你说。”

头戴秀才方巾、身着棉直裰的老先生年过半百，满口是血，愤愤地点着那辽丁：“侮辱斯文，侮辱斯文！……窃鸡事小，以下犯上、以卑侵尊事大，乃逆贼之行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……”

孔有德虽不能全听懂，大意却是明白的，对老先生一拱手：“秀才官人，失敬！咱老孔不识字，敬的是念书人。”他一扭头，盯住辽丁，喝问：“可有此事？说！”

辽丁不敢看他，却被他目光压得跪倒了：“大……大人，弟兄们……又冷又饿……”

“不会啃干粮？”孔有德大声问。他身后有人答一声：

“干粮早吃光了！”

孔有德扭头找答话者，不觉一怔。不知何时，背后聚集了一大群营兵，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无数张脸，胖的瘦的、方的圆的、长的短的、丑的俊的，此刻在他眼中全都一模一样：直眉瞪眼，愤愤不平。

孔有德虽然生性粗犷，但要紧关头心里还是有计较的。此刻，他要维护自己的面子，要安抚受扰的百姓，要镇住部属的不驯，何况他刚刚下了整顿军纪的决心。于是他脸一虎，道：“咱老孔上阵打仗不软，处置这号孬种也不软！来人，笞三十！就在这儿打！”

“啪!”“啪!”一竹板一竹板抽打人肉的声音清脆响亮，挨打的辽丁哀号哭叫，营门外的百姓和营门内的士兵都铁青着脸看着行刑，除了竹板响和惨叫，竟像再没有旁人，都缄默着。

“手下留情!”营内有人大叫，行刑者停手，士兵们像听到号令似的立刻闪出一条路。前队领兵官李应元一千人匆匆走来，对孔有德躬身行礼：“标下特来领罪，求大人格外开恩!”

孔有德瞪着他：“是你手下的？干出这种丢脸的事，你竟敢讲情？接着打！”说实在话，若偷的是大牛壮马，他反倒未必这样生气。可是他伸向行刑者示意的手被人一把攥住：

“孔兄弟，就看我的薄面，还不行吗？”

“你？”孔有德很意外，“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又去塞上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事已办毕，回登州缴令，遇上你们，特来营中望望小儿。”瘦颊深鼻沟断眉毛，黑眼珠很小的细长眼，一起抖动出一脸殷勤的笑，这正是李应元的父亲李九成。他怜惜地看着挨打的辽丁，叹道：“就为了一只鸡，何必……”

“打的不是鸡！”孔有德生气地打断，大声说给众人听：“打他没有上下尊卑，打他乱我军纪营规！”

“孔兄弟，唉，”李九成满面不忍，“若不是为朝廷办事，谁愿意数九寒天千里奔波、受苦受累挨冻挨饿去打毬子哩？要不是吴桥县闭城罢市，既无官厅供应又无集市购买，弄得没吃没喝，谁肯去干偷鸡盗狗的下作营生哩？”

“你！”孔有德瞪着他，直想发火：这家伙口若悬河，是说给百姓听还是说给辽丁听？是在息事劝解还是火上烧油？可一时竟憋不出一句像样的话驳他，急得脸涨得通红。

老秀才在一旁发话了：“大人，也打得他够了，老朽与他讲情，余下的免了吧！”

“老先生讲情，咱得给这面子。饶了！”见围着的兵丁还站着看，孔有德不耐烦地喝道：“还没看够？再有人犯事，加倍惩治！都散了，快走开！……”

老秀才对孔有德拱拱手，转身而去，走出数步又回来，小声道：“大人，此事遇着我也就罢了。若是招惹了王乡绅家，那就……大人可要小心在意呢！……”

孔有德目送老秀才及乡人们踏雪离去，回过头来，营中兵丁也渐渐散开，李九成父子还站在那里说话。孔有德走过去责备说：“老李哥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不浇水就罢了，怎么反倒在一边煽火添乱！”

“哎呀，只顾了说情，没想那么多，认罪认罪！”李九成抱歉地笑着，连连作揖。

“你小子一肚子花花点子，离登州这些日子，快把老子肺气炸了！如今进退两难，给出点主意呀？”

“嘿嘿，好说好看！”李九成满脸堆笑，像一颗核桃，他偷空看了儿子一眼，意味深长。

李应元心里直扑腾，赶快装个笑脸，把一连串的恐惧、疑虑、慌乱掩盖过去……

父亲是入夜时分突然赶到的，连亲兵侍从一行十来人，都戴着雨盔披着雨布，人强马壮很是精神。安顿妥帖后，侍从取出随身带来的美酒熟鸡酱牛肉，父子寒夜对酌灯下闲话，李应元度过了离登州以来最无忧无虑的夜晚。李应元不免牢骚满腹地诉说这一路的艰难，弟兄们的怨愤，父亲听得十分仔细，竟无端兴奋起来，连着喝了五大杯，眼睛都血红了，嘻嘻地笑一阵，又笑一阵。

李应元只当父亲醉了。父亲却狡黠地对他挤挤通红的眼，喷

着酒气，口齿清楚地慢慢说道：“给你讲一段故事：当年咱村里黄家婆子园中有几棵好李子树，一个机灵鬼约了两个伴趁夜去尝鲜。他刚刚翻墙头跳过去，便踏着陷阱，该死的老太婆把粪坑移到陷阱下面，双脚一插进就知道坏事了，奇臭无比不说，深得直没到衣领……”

“真，真有事？”李应元不由得笑起来。

“不错，这机灵鬼心思转得飞快，立刻仰头低声呼叫伙伴们：‘快来快来！好大个的甜李子！’果然一个伴儿跟着坠进粪坑，张口就要惊叫，机灵鬼一把捂住，仍旧连喊快来快来，第二个伴儿跟着也‘扑哧’一声摔进来……”

“他们岂不要恨死这个机灵鬼啦？”

“不错，百般辱骂，若不是怕他有几手拳脚，当下就会打他个满脸花！”

“那他为什么明知故……”李应元似乎领悟到什么。

父亲仰头一笑：“那机灵鬼说得好：只要咱三人中有一个不落陷阱坠粪坑，日后你们笑我羞我终是没完没了。果然事后谁也不敢提起这次失风，哈哈……告诉你，儿子，这是真事，机灵鬼就是你老子我！”

拖人下浑水，使之不得开口的故事李应元听过不少，从未与父亲联系在一起。若不是听他亲口讲出来，做儿子的怎么也不会相信的。他呆呆望着父亲笑得大张的嘴和鼻沟延伸两侧的几道圆弧形深纹路，不知作何表示为好。

父亲突然止笑，愁苦地望着儿子。半晌，低声道：“元儿，为父如今又落粪坑了！”

“啊？爹这话……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为父此次口外买马上当受骗，一匹马没有到手，买马官银

却被马贩子一卷而空……”

“多，多少银子？”

“五万多两。”

“啊!？”李应元惊得变了脸色：“不曾报官追捕马贩？”

“那些贼头都通着鞑子，不是去了沈阳，就是进了漠北，上哪儿去追？再说，若报了官，为父项上这颗人头……难保哇！”

“这，这如何是好！”李应元慌了手脚：“如何向帅爷交待？……”

“还管得了那个？”父亲焦躁地抢过话头：“失了大宗官银，就算为父一死，咱家也赔累不起啊！家产变卖入官，人口也要折价发卖为奴。元儿，你的前程可就……唉！”

李应元乱纷纷的思绪突然明晰，却又口吃了：“爹讲、讲的那故、故事……”

父亲猛一抬头，目光闪烁：“你明白了？好！咱父子就这条生路啦！……”

所以，李九成刚才那一番被孔有德责为“煽火”的话，李应元完全明白其用心，知道父亲正在把孔有德往粪坑里招呼，想起孙帅爷的为人和孔有德的厚待，他于心不忍，但想到辽丁入关后及这一路受的气，他又心安理得。只是他不会想到：那五万两官银并非被马贩子卷逃，而是被他父亲挥霍在京师歌楼舞榭赌场的大销金窟中了。

孔有德忙着向人称百事通的李九成打听：“你知道此地有个什么王乡绅么？”

“王乡绅？”李九成眼珠子一转：“可是叫王象春的？”

“谁知他叫什么！只听说势力大，想来是个富户，咱找到他家去买点粮来，总不能叫弟兄们挨饿！”

“势力大？那定是王象春家！算得山东省的头一号大人物！早年在朝做到大学士，如今致仕家居，门生故吏满朝野遍天下，听说省城王巡抚赶着与他家联宗，他家公子进京都是温相爷府上的人接送……啧啧，真叫手眼通天哪！”

“手眼通天？什么意思？”孔有德不解地搔搔耳朵。真是个十足的乡巴佬！李九成自觉又多了几分把握，嘴里殷勤地解释：“手眼通天，是说他的情能一直求到皇上跟前！……怎么，朝他买粮？不妥吧，别闹个老鼠舔猫鼻梁，玄！……”

又一片杂乱的喧闹，数十人推开守南门营兵一拥而入，扯着嗓子大叫：“领兵营官出来！领兵营官出来！”

孔有德大步迎上去：“咱就是。什么事？”

一个穿一袭黑缎皮袍的矮胖子，神色倨傲地看看面前铁塔似的大汉，略略有些吃惊，态度明显地平缓下来：“大人可是姓孔？”

“不错，咱就是孔有德！”

“哦，久仰久仰。”他一摆手，两名穿着黑号衣的汉子押上一名五花大绑的人，那头盔，那蓝色绊袄红色号衣，竟又是一个辽丁！“他盗伐家主爷祖宗坟茔上的树木，其罪难容！”

“家主爷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？眼跟前你脚下的田土，你们立营的山丘饮马的河湾，都是我们家主爷的地界！来在山东，谁不知道新城王乡绅！”

“你又是谁？”

“这地界是我们家主爷在吴桥的庄田，我是庄头！家主爷说你们是客兵，要我把这家伙交还你孔大人处置，你就看着办吧！”家仆解了捆绑，把辽丁推到他的主将面前。

孔有德脸色极难看，就像挨了一耳光，他一把捉过辽丁，重重摔在地上，骂道：“你这不作脸的犨种！”

这辽丁却是个犨脾气，爬起来梗着脖子争辩：“那么大地界，又没见着坟包石楼，谁知道是他家祖坟！这大冷天，弟兄们还不兴弄点柴火烧烧，暖和暖和啦？……”

孔有德气得大喝：“给老子闭嘴！”

李九成凑近孔有德：“王家可千万不能得罪，后患无穷，不重重处罚怕打发不了他们……”

孔有德一咬牙，吼道：“来人！贯箭游营！”

陆续围拢来的营兵“轰”地喧嚷起来：

“凭什么？就为一根破木头？”

“欺负人，欺负人！”

“遭瘟的王乡绅！”

“该死的山东佬！”

……

两名侍卫只得遵令，不顾四周的不平之声，各拿一支箭，贯穿插在那倒霉的辽丁左右耳朵上，反绑了双手，推搡着他依次游过营区的四门。

带血的箭头高高竖在头上，辽丁双颊和肩头的斑斑血渍更衬出他面容惨白，满是屈辱的痛苦，一步一步地，一声一声地喊：“我犯了事儿，活该受罚，弟兄们别学我！……我犯了事儿，活该受罚，弟兄们别学我！……”

营里的士兵们围着他，跟着他，更多的辽丁从帐篷里跑出来，互相询问，一起追随后，小声议论，大声咒骂，到处是不平和愤恨，到处是对受难者的同情。

营区不大，游营辽丁嘶哑的喊声时近时远，一直可以听到。

孔有德重重地吁了口气，对庄头说：“该罚的也罚了，你请回吧！”

庄头傲然一笑：“不忙。”

游营的游回到南营门，孔有德发现所有的营兵都加入到这浩浩荡荡的人流中来了。于是，沉默又一次出现，比上一回更沉重，更令人不安。李九成暗喜，借着捋胡须对李应元伸出三个手指示意，表示有了三分征候。

久在军中的孔有德也感到潜在的危险正暗暗压迫而来，急于结束纠纷，不客气地再下逐客令：“庄头请便，不送了！”

矮胖子冷笑一声：“这就算罚完了？”

孔有德愕然：“还要怎样？”

“我们家主爷早就请到朝廷和省城巡抚巡按大人的谕令：践踏坟茔一株草者断脚；拆坟茔一根树枝者斩手；冒犯茔墓坟土者死无赦！你这贯耳游营算什么东西！”

营兵哗然，翻卷过一重愤怒的浪潮。

孔有德脸色煞白，粗眉倒竖，气息粗重：“你，你！……你们杀了他，岂不干净！”

“这是我们家主爷的意思，要你亲自动手，才好教训教训你手下这帮……”矮胖子轻蔑地撇撇嘴，不屑于说下去。

李九成愤然大叫：“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我们是奉旨出关救援的官军，是王师！懂不懂？”

“官军？王师？”矮胖子反问一句，口气十分可恶，跟着就放肆地仰头大笑。他一笑，他身后那一群也跟着笑，互相使眼色作鬼脸笑成一团。这是嘲弄的轻蔑的耻笑，笑得孔有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笑得李九成跺脚乱吼，笑得营官领队们咬牙切齿眼睛冒火，笑得营兵中又卷起一重更加喧嚣的怒潮。

矮胖子边笑边抹泪，说话越加轻薄：“孔官儿！交还你自家

处死是为你好，若等省里参你们登莱巡抚一本，朝廷问下罪来，你们一个个儿吃不了兜着走，后悔可就迟了！”

孔有德勃然变色：“你！……”李九成赶忙拦住他，瞪眼向矮胖子：“少来唬人！你到底要怎么着？杀了他？”

矮胖子极其傲慢地说：“先得斩手剁脚，以为后来者戒！不然……”

营兵们掀起了第三次哗噪，喊叫咒骂轰然四起，挥臂伸拳、跳跃起伏，像是一只巨大的多头怪兽，愤怒地摇动着它百千个可怕的脑袋，急促地喘着气，眼看就要爆发。

孔有德原本微弱的自制力终于垮了，虎目喷火，浓眉飞扬，大手当胸一抓，眨眼间把矮胖子拎起来用力一掼，吼道：“去你奶奶的！”

矮胖子却有几分功夫，着地打了个滚，跳起来指着孔有德大叫：“好你个辽呆子丧家犬！你要反哪？”

孔有德一怔，未及答话，背后那匹多头巨兽惊天动地地吼了起来：

“反！反就反啦！”

“不干了！散伙！”

“杀呀！——”

孔有德背后卷起一股烈风，剑光一闪，矮胖子惊叫倒地，心口插进一柄长剑，只挣扎了两下就不动了。

孔有德大惊，还没回过神来，背后这匹被血腥刺激起来的巨兽移动着沉重的脚步，砸得地面“咚咚”有声，排山倒海地扑向一色黑号衣的“来宾”。骄横惯了的王家家丁哪见过这个阵势，吓得掉头就跑。有人喊声：“追！”一呼百应千应，轰然雷鸣，营兵们怒涛般涌出营门，追上去大打出手，发疯似地，狂

暴地，痛快淋漓地大喊大叫：

“反啦！反啦！——”

李九成和李应元等营官策马跟着孔有德，侍从亲兵簇拥在后，沿着大路急速南下。父子俩不时交换一道目光：儿子在沮丧中透出一副无可奈何、听天由命的神情，父亲一脸自嘲的冷笑，眼睛里却闪烁着压抑不住的狂暴和愤怒。

李九成怎么也没想到，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！

当曹得功那一剑把矮胖子捅个对穿之际，当营兵们山呼海啸般扑向那群不速之客时，李九成禁不住高兴得心头怦怦跳，以为大功将成。不料营兵们原都是涌来看热闹的，没人带武器；那些家丁又都有点拳脚功夫，逃得又快，竟没能打死一个；回来营里又是一团混乱，只会乱哄哄地胡说八道：这个要杀到吴桥拿县太爷吊死，那个要抢了县城，大家分了银子散伙；还有的要求孔参将领大伙儿上山落草，劫富济贫……李九成只恨自己棋误一着，如果事先联络些心腹、商量好事后的行止目标，后果就会大不相同了。他当初只想曦反辽丁闹出大事，摆脱自己的困境，没料想事变来得这样快，这样突然，仓促间，连他这个有无数心眼的伶俐人也抓了瞎。

更不料孔有德一声虎吼，竟使乱哄哄闹嚷嚷的千名辽丁顷刻间静下来。他说什么来着？

“弟兄们，不能反！大丈夫生长天地间，要紧的是个义字！咱们反了朝廷，岂不害了孙帅爷？还有咱留在登州的家眷！我老孔一辈子就讲恩怨分明，这山东地面走不得了，咱们回登州，到帅爷台前讲理！求帅爷上朝廷给咱们讨个公道！……要是不听我的，弟兄们硬要反，那就先杀了老孔吧！”

是畏惧孔有德的虎威、佩服他的功勋，还是感念他平日待弟兄乡亲们的恩义？辽丁们立即响应。孔有德便下了三令：

令曹得功快马日夜兼程赶回登州向帅爷禀报详情；

下令封刀，回登州途中不得开杀戒；

下令往县城官仓“借”粮“借”银，不得骚扰百姓。

这就样结束了吴桥之变，李九成能甘心么？千名辽丁直奔东南，走陵县、过临邑、围商河，只不过以“借支”为名将几县银库粮库抢掠一空。临邑知县闻变惊死，商河县丞因失银粮上吊自杀……

李九成由此明白了，想要这千名辽丁直接听命于自己是不可能的。他只能拥戴孔有德，借孔有德，逼孔有德才能达到目的。回登州，自己怎么交待？望着阴沉着脸、一语不发的孔有德，想起他既憨直粗暴又倔强暴烈的性子，李九成真觉得无计可施了。

前方低矮平缓的山坡后面，隐隐扬起一片尘烟。探哨飞马赶到，禀报说：从省城大路来了一队兵马，约有千人，打的是抚标中军沈、分守参将陶的旗号，扬言奉令讨逆。

李九成愤然：“我等又不是叛军，讨什么逆？逼人太甚！”

孔有德略一寻思，果断下令：各队立住脚，严阵以待，听号令而动，违令者斩！

千余人立刻散到路侧的山坡上，按前后左右中五方，占据有利的高地势，井然有序，军容威整，黑白红黄青五色旗帜随风飞动。讨逆官军领队沈廷谕、陶廷铨见此阵势暗暗吃惊，不敢大意，止住了兵马，向对方仔细打量。

“官军在此！孔有德快来马前受缚！”不知多少人在同声大喊，虽是逆风，也清楚地传入立马前军的孔有德耳中。他立刻

拍马迎上去，属官及侍卫亲兵紧随其后。

沈廷谕身为抚标中军，是巡抚大人亲信，又有副总兵衔，气势自然不同，厉声大喝：“巡抚大人有令：叛将孔有德，立即率部投降，可免一死，否则，杀无赦！”

孔有德怒声分辩：“二位大人，末将没有造反！……”

“不遵朝廷法度，不听圣谕调遣，又纵兵抢掠，滥杀无辜，还说不反！”

“吴桥县官闭城罢市，王家庄头仗势欺人……”

“你少罗唆！”沈廷谕极不耐烦：“现下指给你一条生路：一、放下兵仗马匹，率队投降！二、交出杀人凶手；三、你要亲往新城向王家负荆请罪、杀凶手抵命！……”

孔有德的脸顿时涨成猪肝色，胸脯大起大落，鼻息粗重如风箱呼呼作响，好半晌才咬咬牙，阴沉沉地眯着眼说：“你们不要以为我孔有德好欺负！”

“你敢怎么样？”沈廷谕放下脸，瞪眼喝问。

孔有德深深吸了口气，缓解胸口的憋闷，略略平静了些，说：“我要叫你知道，我孔有德不反。我不跟你动手，我让着你，这总行了吧？”说着，一勒丝缰，胯下油亮的枣骝马扬蹄人立，跳着步兜个圈子跑回阵中，手中杏黄旗一挥，大喝道：“撤！”刹那间，山坡腾起一团烟尘，五方阵各成一行长龙，穿过烟尘沿着大路向北退走，不一会儿转过小丘没了踪影，只留下满地蹄痕和慢慢降落的尘埃。

陶廷铨犹豫地看看北去的路：“沈大人，怎么办？”

“追！”沈廷谕很坚决。

追出二十多里，只见着大路上杂乱的人马脚印，路边一棵大树上，长箭深入没了镞头，钉着一封信函，呈交抚标中军沈

大人。字是流利清秀的行书，文却是不折不扣的孔有德口吻：

“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！咱老孔说不反就不反，你别逼老子造反！”

陶廷铨陪笑道：“沈大人，不如先回省城禀告上峰……”

沈廷谕挥鞭一指：“辽呆子不战自退，倒像真是心亏理短，怕着官军哩！追吧！”

向北又追二十里，竟出了丘陵地，眼前无遮无碍，一马平川。他们追击的对手赫然在目，千余人密布在冰封的河岸，刀枪林立，旗帜飞动，像是突然生长出来的芦苇丛。队列之前，斗大的“孔”字绿旗下，孔有德手提大刀，胯下枣骝马，威风凛凛，像一尊泥塑天神一动不动地立在寒风中。官军靠近到二百多步，“嗖”的一支飞箭射中“陶”字大旗的旄头，官军不睬，继续进逼。“嗖！”第二箭射断“沈”字大旗的旗杆。二箭示警无效，第三箭急啸着飞来，正正插在陶廷铨盔帽顶，把红缨射得满天乱飞，陶廷铨惊得险些落马。

沈廷谕狡黠地笑道：“还不明白？他们不敢伤人！杀伤官兵可就坐实了叛逆的大罪名！咱这叫虎入羊群，天赐良机，杀！”

官兵士气大振，借着下坡的便利，勇猛冲击！

“当！”迎上来的孔有德大刀一举架住沈、陶二将的长枪双刀，黑着脸嘶哑着声音阴沉地说：“再劝一句，你们退回省城！”

沈廷谕冷笑：“辽呆子！看你这熊样儿！那海战大捷勇冠三军，想来都是谎报成功、欺君罔上，哄弄人吧！……”

孔有德浑身的血仿佛突然逆流，这只被激怒的东北虎暴吼一声，犹如平地炸响了霹雳：“我×你奶奶个熊！杀！——”大